

纪念改革开放
三十周年

潮涌

◎水吾易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第一部反映土地使用制改革的长篇小说

潮涌

水吾易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潮涌 / 水吾易著.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09.3

ISBN 978 - 7 - 5404 - 4324 - 5

I. 潮… II. 水…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34055 号

潮 涌

作 者: 水吾易

责任编辑: 崔 灿

封面设计: 王 伟

出版发行: 湖南文艺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hnwy.net>

地 址: 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 508 号

邮 编: 410014

经 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

印 刷: 湖南农科院印刷厂

版 次: 2009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22.5

字 数: 315,000

书 号: ISBN 978 - 7 - 5404 - 4324 - 5

定 价: 38.00 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目 录

第一章	走马上任	/ 1
第二章	谋局开篇	/ 17
第三章	排兵布阵	/ 32
第四章	开张锣鼓	/ 44
第五章	小瑶之路	/ 68
第六章	路在脚下	/ 89
第七章	秋收烽火	/ 111
第八章	山雨欲来	/ 132
第九章	突起风波	/ 152
第十章	一封来信	/ 172
第十一章	大路朝天	/ 192
第十二章	“瘦身计划”	/ 213
第十三章	借势发力	/ 233
第十四章	一箭双雕	/ 257
第十五章	两张名片	/ 283
第十六章	摸着石头	/ 307
第十七章	解读浏平	/ 331

第一章 走马上任

刚刚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浏平人就迎来了一件大事：换届选举。

已往对于换届选举，最为关心的是“官场”上的人，平头百姓很少表现出一种热情。但是，经过 80 年代各种跌跌撞撞的洗礼之后，平头百姓开始意识到每个人都是置身于这个社会之中的，社会既然充满着变化，那就要关注这种变化。所以，他们怀着积累已久的一种等待，也怀着焦虑已久的一种期盼，关注换届选举。

时代不同，人们的观念也不同；时代在变，人们的观念也在变。自从安徽农村那场“大包干、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的变革发生以后，浏平人开始意识到有一种新鲜的风气冲击着这个社会，改变着人们的习惯。它虽然是无形的，但却是有力的。这大概是一种潜移默化吧。以往，浏平人对“两会”不太关注，认为那些重要报告对上是“官样文章”，对下是“数字文章”，是秀才、笔杆子们写的，距离老百姓的实际甚远。如今他们不同了，他们想知道，浏平戴了将近四十年的“穷老大”的这顶帽子，能不能换；市情这部“天书”，“官们”能不能换个法子读；老百姓的口袋能不能鼓起来……他们等待，他们期盼。

李剑，代理市长一年半后，这次以高票当选为市长。《浏平日报》头版位置报道了他当选后的简短表态：

“大家选我当市长，我深感责任重大，压力也大。任期内，力争改变‘穷老大’的面貌；力争让浏平百姓出门方便，不走弯路；力争浏平有一个由穷到富的变化！”

一般来说，表态就是一种承诺。像李剑这样的表态，虽然使用了分寸感较强的“力争”两个字，但他却是用“平民化”的语言讲出来的，这为多年政坛或官场所不多见，足以显现出他的自信和在政治上的勇气。

李剑是土生土长的浏平人，且一直在浏平工作。他当过小学教员、副乡长、副县长和县委书记，并在市级领导岗位上工作过六年。他熟悉浏平的山山水水，熟悉浏平的乡规民俗。他为摘掉浏平“穷老大”这顶帽子苦恼过、焦虑过，并曾对一位来浏平检查工作的省委领导诉说过这种苦恼和焦虑。他说：“一个对市情清清楚楚的人，怎么对解决问题症结的办法却越来越不清不楚？”这位省委领导笑着回答：“这就是问题的症结。你要多想想，要由表及里。”在这次“两会”召开之前，

这位领导又一次来到浏平检查指导工作,并在市委、人大、政府和政协“四大家”主要负责人参加的会议上明确提出:“你们即将召开‘两会’,开好‘两会’的关键,是要有一个符合市情的工作报告。要正确认识和概括当前浏平的市情,并以此讨论、研究、安排社会经济发展工作。‘穷老大’是过去很长时间对市情的概括。时代在变,市情也应该变嘛!你们是决策者,又是当家人,我送你们两句话:重新认识,由表及里!”

李剑听到这里,想起了上次的谈话。“由表及里”,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重复!那次谈话后,他就想了很多。

这是一个充满变革的时代,也是一个充满变数的年代。

这个变革始于安徽一个小村的“土地承包”。耐人寻味的是,那是一个相对贫困、相对封闭的小村。而且其他地方发生这样的“风波”还不在少数。不仅如此,一经传播开来就像一把干柴,一点就着,很快在广大农村形成燎原之势。现在这把火开始“烧”到了城市。

真是耐人寻味啊,广大的农村,相对来说是贫困、封闭和落后的,而目前的变革却正是从这里引发的。

历史有时候是惊人的相似。李剑的思想像长上了翅膀,他从“土地承包”想到“中国革命”。中国革命的成功,不正是从农村暴动这“星星之火”燎原到不可逆转之势的嘛?从农村到城市,再由城市到农村,这是发展过程的一种大趋势?他想知道,这个过程也许是渐进的、曲折的和漫长的,但却似乎包含着一种态势、一种必然。越是这样想,他脑子好像越清醒,脑子越是清醒,他好像悟出一点道理:贫困、封闭、落后的地方,同样蕴藏着一种无形的力量。这种力量的爆发,同样会产生非凡、巨大的震撼力。这种震撼,不仅是社会的,更重要的是心灵的。

从那次谈话之后,他想得很多,但始终是围绕着市情翻来覆去想的。他请人写了两张条幅,挂在自己的书房里:

一张是“穷则思变”。

一张是“中国特色”。

“两会”结束的当天,李剑回到家里,放下公文包,径直走进书房,第一眼看到的就是这两张条幅。他在条幅前,站了很久,像是在欣赏书法家的笔力,更像是从两位世纪伟人的经典名言中领悟什么。

他推开窗,窗外正飘着漫天大雪……

二

浏平，坐落在八面山脚下。它是一个地级市，也是一个相对贫困、封闭和落后的地方。

八面山，诸峰叠起，云雾缭绕，就是晴空万里，仍是云雾腾起。到了秋天，更是浓雾笼罩，人在山下只能偶尔窥见山顶。云雾或急或缓地环绕其间，为这座山峰增添了一种神秘色彩。当地民谣称：“山下流仙水，山上住神仙；诸神吐仙气，隐身山水间。”

浏水河，发源于八面山。它在八面山山脚下绕来绕去、七拐八拐，在流出口时，又形成一道瀑布，发出哗哗的响声。在山里的这段河流，河面上总是浮着一抹浅淡的雾气，河的两岸则覆盖着茂密的原始次森林，美轮美奂。浏水河在流出口后，又弯弯曲曲地流向浏平，它从浏平城中间穿过，将城分为城北和城南，然后又弯弯曲曲地向西流入南北向的由江。

由江是一条大河，但名气却比浏水河小。据说一位很有名气的风水先生爬山涉水路过浏平，沿着这条河往北走去，走到八面山脚下，站在山口瀑布旁边，听着哗哗水声，心有所思，灵有所动，指着浏水河叹道：“奇哉奇哉！此河由北向南，又突转方向，由东向西，难得，难得！名河啊！”并且预测：“此河虽小，难得逆向而流；此城虽小，将会逆势而发。此乃一块风水宝地也！”

浏平的史志明白无误地记载着这样一件大事：1927年秋后，北七乡数千农民群众拿起梭镖、锄头、扁担，举行暴动，一举占领区公所，缴获枪支数十，并转而攻打浏平城。东五乡、南四乡数百、数千民众，闻风而动，四下响应。顿时，浏平掀起红色风暴。驻城守军溃退，各路民团逃窜，浏平建立起历史上第一个苏维埃政权。然而，在反动势力疯狂合围下，虽经过浴血奋战，终因力量悬殊，被迫向江西井冈山地区转移。

历史不会忘记这次暴动。解放后，浏平被确定为“革命老区”，那批暴动者中的幸存者有四十三人被授予将军军衔，这在全国也是不多见的。有人把浏平称为“将军县”，也是名符其实的。

正是因为浏平是个“将军县”，后来它升为了地级市。关于此事，还流传下一个故事：

解放初期，在北京召开了全国战斗英雄模范大会，这自然少不了浏平的代表。在会议休息期间，他们几个人代表浏平人去看望在京工作的老首长。老首长亲切地接待了他们，问起了家乡的变化、乡亲的生活以及他们家庭的情况，他们都一一

作了回答。最后老首长问起他们来京还有什么想法。他们提出两点要求：一是修建一个烈士陵园，建座纪念碑，要点钱；二是将浏平升为地级市，给省里发个话。老首长当时没有作声，像是有点为难。后来，毛主席知道了此事，找来老首长对他说，我们取得的这个胜利不容易。浏平牺牲的人多，上井冈山的人也多，我们不应忘记他们！拨点经费吧，修个公园；地级市嘛，无非是升个级，由他们省里定吧！

浏平人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总爱说我们这个公园是从北京“要来的”；我们这个地级市也是从北京“要来的”。尽管是这样，但从他们的语气上、眼神上可以看出，他们更多的是喜爱前者，因为那才是属于他们的。

公园坐落在城北区北端一座山脚下，名为胜利公园。公园内的山坡上，耸立着一座革命烈士纪念碑。碑顶上的镰刀、斧头，非常耀眼。纪念碑俯视着全城，它既象征着“红旗不倒”，又像是在见证着后人们的“奋斗不息”。

浏平，县改市后下辖三个区、六个县，在他们省里算是一个“大市”了，但是市本级财政收入不多，六个县又多是贫困山区，生活在广大农村的二百一十多万人温饱问题还未解决。在实行计划经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作为革命老区，党和国家在经济、物资和政策上都曾对浏平有诸多照顾，其他地区承认这种照顾，不会有更多的看法。所以，在吃“大锅饭”的年代里，浏平市领导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汇好报，要到钱”。为此，他们把市情概括为“穷老大”，认为这三个字好记、好懂。谁好记、好懂呢？当然是上级领导了。为了让上级领导和部门负责人好记、好懂，他们逐步形成了一套“汇报模式”：讲贫困，以数字和实例为主；讲老区，以历史与现状对照为主；讲大市，以自然条件和原因分析为主。久而久之，从省城到浏平检查工作的人都不说去浏平，而是说去看望“穷老大”。“穷老大”成了浏平的代名词。

这是一段楚痛和无奈的历史！

楚痛，可以“痛定思痛”；无奈，可以“逼上梁山”。当周边地区在社会经济转型的浪潮中开始显现生机的时候，浏平人开始怀疑、开始焦虑，也开始期待。这时候，在平民百姓中传开了一段顺口溜：“穷老大，坐牛车；等靠要，跑不快。要想快，堆堆柴；放把火，烧起来。众人拾柴领导带。”

李剑在市委、市政府联席会议讨论省委领导关于“重新认识，由表及里”讲话精神时，念出了这段顺口溜。一段顺口溜，一副催化剂。参加会议的头头脑脑们听了都默不作声，表情凝重，就是那些爱听点“段子”的也不再指指点点、“幽默”一番。会议经过充分讨论，决定修改后作为《政府工作报告》一项重要内容，提请“人代会”和“政协会议”审议、讨论。最后，市委书记冯从周总结说：“讨论《强市富民工程计划》是件大事。前有省委领导‘两句话’的开导，那是一副药引子；后有群众一段顺口溜，那是一副催化剂。我们这些决策者和当家人要振作起来、行动起来，不要让领导失望，更不要让百姓失望。穷，是一段历史，不是一种光荣，我们的责任就是结束这段穷历史！”

三

“两会”结束的第一天,李剑走进自己的办公室,刚放下公文包,秘书长蒋雄走了进来,对他说:

“市长,把办公室换一下吧?”

“一切照旧。办公室不变,电话号码不变。”李剑回答道。

“那原来市长办公室呢?”蒋雄又问道。

李剑坐下来,对蒋雄说:

“老蒋,钱副市长在组织部那边的工作还要交接一下。他的办公室安排了吧?”

蒋雄点点头,表示自己已经安排。

“那好,就把张市长那间办公室布置成一间小会议室,有些事可以在那里议一议。”李剑边说边走到窗前,然后转过身来问道:“昨晚的雪下得大。你上班来,路上的雪开始化了吗?”

“走马上任,一场瑞雪。好兆头呀,市长!”蒋雄高兴起来,并大声回答,“开始化了。”

“市里有三区六县啊。”李剑自言自语,沉思起来。

“我已经安排专人了解各县、区的雪情,特别是灾情。放心。”蒋雄汇报道。

“个好蒋雄,办得好,”李剑从窗前走了回来,笑着对蒋雄说,“走,我们去铁岭!”

铁岭,横卧在浏平的东南部,是一座东西走向的山岭。据传很早以前,有人在山里炼过铁,故叫铁岭。铁岭不高,但山体庞大,大小山头不断,连绵起伏,立于山体之间,俨似一座庞然山神守护着浏平的南大门,也迫使浏水河改向,由东向西流去。铁岭最为险要的地方是铁岭坡。这里有多少山头相连,就有多少坡;有多少山头相接,就有多少弯;而且山势不同、坡度不同,弯形也不相同。一条通往省城的公路,翻山而过,由于坡多、弯急、谷深,时常发生恶性事故。有一首民谣为证:“铁岭坡,路难行。长坡短坡接急坡,左拐右拐犹如迷魂阵。夏天热出油,冬天路撒银。不是好汉莫上坡,上坡性命要当心。”

蒋雄熟悉铁岭,熟悉这条路,也熟悉这首民谣。他经常去省城开会、办事,这是通往省城唯一的路,他能不熟悉?但是今天,他坐在车上却揣摸着李市长为什么要去铁岭。是昨夜那场大雪还是为那打开山门的计划?他跟李剑共事多年,很熟。但是他懂得官场规矩,不能问,只能去揣摸。揣摸也是一种准备。一路上,他们谁也不作声。

车到铁岭停了下来,李剑先下车,望着漫山皆白、雪后初晴的山野,深深地吸

了一口新鲜空气，又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对站在身边的蒋雄笑笑，说：

“身体也要吐故纳新！”

蒋雄也笑笑，并下意识地左右扭了扭身体，然后指着山脚下的积雪，对李剑说：

“开始融化了。”

李剑点点头，转身对司机小范说：

“上坡。到上面看看。”

蒋雄跟着上了车，并对身边的小范说：

“开慢点，注意安全。”

小范笑着点头。他在政府机关开车七八年了，一直跟着李剑，也知道李剑的习惯。他不作声，是等李剑“发话”。果然，李剑补充道：

“到那个山垭口子上，停下来。”

小范回答说：“好，放心！”

一路上，过往车辆不多，行人更少。小车七拐八转地上了铁岭坡，接下来又是一坡接一坡、一弯接一弯地穿行在这银白色的山野之中。到了山垭口，小范把车稳稳地停在路的右侧，回过头来看着李剑，像是在问：“是这里吧？”

李剑下车后侧蹲在车头的右前方，两眼直盯着山垭口，像是在思考什么。蒋雄和小范都站在他的身后，以免挡住他的视线，影响他的思考。过了一会，他站起来问道：

“老蒋，你经常跑这段路。从上坡到前面的出口，多长？”

“四十来里。”蒋雄不假思索地答道。

“那从这山垭口到出口呢？”李剑又问道。

“三十来里。”蒋雄答道。

“小范，你说说。”李剑拍拍他的肩膀。

小范没有想到李剑会问他这个问题，笑了笑，回答道：

“秘书长讲的，基本对。具体地讲，从这里到出口十七公里，上坡起到出口二十一点五公里。”

“对。我问过好几个司机。”李剑又一次拍了拍小范的肩膀。

蒋雄明白李剑此行的目的，是为了他的“打开山门”的计划，心里油然而生一份敬意。他试探着问道：

“从山垭口再往里走走？”

“不用去了，那地方我熟！”李剑回答道，接着又加一句，“老蒋，你怎么忘记我在小瑶镇当过党委书记。”

蒋雄猛然醒悟，拍着自己的前额，自我解嘲道：“不是‘贵人’也忘事！”

李剑笑了笑，对蒋雄说：“山上冷，别冻着小范，我们车上聊。”

李剑的“打开山门”计划,就是在铁岭修建一条隧道。打通铁岭隧道,就是打开了山门,打通了走出封闭的屏障。这是浏平实施“强市富民工程”的第一个举措。万事悠悠,唯此为重啊!

市长的第一个工作日,李剑就上了铁岭坡。他从铁岭回到办公室后,决定提请市长办公会议讨论成立铁岭隧道工程指挥部,以加强对这一工程的领导。

四

李剑到铁岭的那天,江阳县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丁晓山,正在小瑶乡查看雪情,指导越冬农作物的田间管理工作。

这天下午,江阳县县委组织部值班室接到市委组织部电话要丁晓山第二天上午十时前到市委组织部,部领导找他谈话。值班员将电话记录呈报给部长,部长看完电话记录,问道:“没说什么事?”值班员说:“没说。只讲找他谈话。”部长说:“那好,我报告县长,由他们通知。”

丁晓山晚上回到县城,这一晚他没有睡好。

躺在床上,他总觉得这电话通知有点“意思”:像在说什么,又什么也没有说。如果说不提供谈话内容或信息,从组织原则上还说得过去的话,那么规定具体谈话时间要求,而且不是弹性的,倒是限时的,又将怎样理解呢?他想到刚结束不久的“两会”,市级班子人员有些变动,县级班子是否也要作些调整?但是,组织部门是管“官”的部门,想了解班子情况,按照惯例也是领导下来个别谈话、开座谈会呀。他总觉得虽然这次谈话不是谈县里的事,那为什么又这样急呢?

四年前,他在市农业局担任副局长。夏初的一天,他正在江阳县检查工作,那里发生大面积的虫灾。局长来电话说让他当晚赶回市里,市委组织部第二天要找他谈话。第二天,他到了组织部,是组织部副部长钱亮谈的。谈话很简短,说是江阳发生了大面积的虫灾,而当时分管农业的副县长又去党校学习了,考虑到这时需要加强一下力量,市委常委讨论决定调他去当副县长。那时候的官们组织观念比较强,他第二天就上任了。

他想,自己有过这样一段经历,应该成熟一些,应该遵守一些特定的游戏规则。他睡着了。

第二天,他翻过铁岭坡,上午十时到了市委组织部办公楼前。这栋楼,人们习惯性地称“红楼”。原因很简单:这栋呈长方形的,只有三层的办公楼,是用红砖砌成的,三十多年过去了,它依旧保持着那深红的颜色。据老同志讲,这是五六十年代的建筑。那时候,盖这样一栋砖木结构的办公楼,已经很不容易。但是,更不容易的是随着其他机关盖了新楼,它却依然保持原貌,只是每几年维修一次,而且维修也是简单的:红砖上涂上红色涂料,砖缝上勾上白色油漆。这栋楼唯一变化的,是

周围的樟树枝：干粗了，绿叶更茂密了。它在绿树环绕之下显得更加深红。

丁晓山上了三楼。组织部的领导都在三楼办公。他刚走到部办公室门口，卫主任就迎了出来，对丁晓山礼貌地说：

“丁县长，钱部长在等您。我们去他办公室！”

“好。”丁晓山一边跟着他走，一边回答。这几年官场风气有些变化，颇为流行的是将副职的“副”去掉。他认识卫主任，也就不去纠正他对自己的称呼。

在钱亮办公室门前，卫主任习惯地停下脚步，又习惯地敲门，然后轻声地报告说：

“钱部长，丁县长来了。”

钱亮开了门，很热情地与丁晓山握手，并亲切地问道：

“铁岭坡上还有雪吧？真辛苦了。”

他们坐下来。卫主任先给钱亮的保温杯加些开水，再给丁晓山泡上一杯茶，然后轻轻掩上门走了。

他们开始谈话。谈话中，钱亮把丁晓山称呼为“老丁”，而不是“丁县长”、“晓山同志”。这样就把两人的距离和关系拉近了。他说：“老丁，我正在部里移交工作，过几天就去政府上班。今天一上班，部长就交代我，他有急事，要我跟你谈。并且对我说，人家一大早翻过铁岭坡不容易，别让人家等，这不是组织部的作风。”丁晓山赶紧说道：“您跟部长谈，都一样。四年前，我去江阳县还是您谈的话呢。”钱亮听了这话很高兴，便说：“老丁呀，你记性真好。不过那次谈话简单点，有灾情嘛，救灾如救火。四年不长也不短，但变化很大。各方面都在变革，包括组织人事制度，都有了良好的开端，特别是思想解放的程度有了质的突破。‘两会’结束后，我们都深感面临一个全新的形势，必须重新确立一个全新的思维，以一种全新的姿态去迎接全新的挑战啊。这就要求组织路线予以坚决的保证。所以‘两会’期间讨论时，有人就提出‘不换思想，就换位置’。我是赞成这种说法的。”

丁晓山听着，但心里却不明白这次谈话的主题内容。

钱亮像是猜透他的心事，把话一转，直入主题，对丁晓山说：

“今天找你谈话，不是谈江阳的情况，而是谈你的调动。老丁，你想过吗？”

“没有。”丁晓山回答道。

“这很好，”钱亮继续说道，“四年前，把你放下去；四年后，把你调回来。你不想自己的事，这应该。如果我们的干部想的都是自己的位置，就会滋长跑官、要官，甚至买官之风。而这会腐蚀我们党的健康肌体。”

丁晓山听着，听得很仔细。他注意到钱部长提的是“跑官”、“要官”和“买官”，这在逻辑上讲是严谨的：跑、要、买是手段，做官才是目的。钱部长不愧在组织部工作多年啊。

钱亮翻开工作记事本，对丁晓山说：“前些日子，市委研究了一批局级班子人

员的任免。考虑到最近几年,江阳县在财政、城建、国土管理和乡镇建设等方面,很有成绩,很有变化,而作为常务副县长的你在主管这方面工作时,相信也积累了不少经验。同时,县里主要领导也多次反映,你这个人有思路、会协调,这也是一种素质、一种能力。国土管理是一项基本国策,关系到国计民生,而且涉及千家万户、方方面面,协调任务也重。所以市委常委讨论决定,调你担任市国土局长,老叶调任人大环保委员会专职副主任。但是你的任命要等人大讨论通过后再下文。”

钱亮合上工作笔记本,喝一口茶,看着丁晓山,想看看他的反应。丁晓山想该表个态了,便站起来对钱亮说:“服从!那我回县里去了。”“你还是两个字。好!李市长下午三点在办公室等你,回不回县由他说了算。”钱亮把丁晓山送到办公室门口,再一次握手,说:

“我在组织部的工作,就此划上一个句号。”

五

丁晓山走出办公楼,站在草坪前的台阶上,环视着四周,深深地吸了一口清新的空气。

当他回头再看这座深红的办公楼时,却莫名的有一种感慨:这就是人们说的“红楼”啊,它管理着全市县、处级的干部队伍,掌握着考核、升迁、任免的诸多权力,在众多的权力机关中位置十分显赫、十分炫目。但却数十年如一日地保持着原有的风貌。据说前几年,有些县、区主要负责同志提出捐助一些“三材”,改善一下办公条件的建议,也被部长们婉言谢绝了。更难能可贵的是,他们把一颗颗螺丝钉,按照设计图纸组装到这部革命机器的各个部门上,而自己却一次又一次地默默地做着“组装工”的工作。

想到这里,丁晓山有一种肃然起敬的感情。他快步向市委机关大门走去。他,该回家了。

他决定走近路,穿小巷,过市场,买几把菜,赶在她下班之前在家里等她,给她一个惊喜。

正当他准备拐进小巷时,有人迎面向他走来。他并不在意,仍旧往前走去。

那人在他前面停了下来,对着他亲切地叫道:

“丁局长,祝贺呀!”

丁晓山感到惊讶,刚刚从组织部出来,又没有到国土局上班,怎么就有人叫“局长”,他停住脚步定睛一看,觉得这人面熟,似乎在哪见过,但又记不起尊姓大名,便回答道:

“我叫丁晓山。你好。”

那人先笑起来,自我介绍道:“我叫海明川。”

丁晓山记起来了：四年前，就是他——当时的“海科长”引着自己到钱部长办公室谈话的。他忙握着海明川的手，歉意地说：

“海科长，不，海总，对不起啊！”

海明川仍然笑着，握着丁晓山的手不放，像是老友重逢一样，认真地说：

“别说这话。这算是四年后第一次见面，你还记得我老海当过副科长，现在当小老总，真是超人的记忆、超强的记忆啊。”

说着，他就把丁晓山慢慢拉到路边，丁晓山也不便推辞，就并肩站在一棵玉兰树下。

海明川简要讲了自己的一段经历：四年前，他离开组织部下海闯荡，在南边以“快进快出”的办法，做房地产初级开发。有了一点资本后，他回浏平“就地闹革命”。浏平，虽然天时、地利都不如那边，但贵在人和，和气生财嘛。讲完这段经历，海明川对丁晓山说：

“今天，我是第一个见到新任国土局长的。恰好验证了这句至理名言，好兆头呀！”

“海总，下海不容易呀，”丁晓山听完这段经历，由衷地对海明川说道，“我这个局长还没有下文，你就叫我老丁好了。”

“任命是以下文为准，但那只是个手续。”海明川很内行地说，停了一会儿，又说道，“只要丁局长知道下海不易，就万幸了。”

丁晓山笑笑，没有回答。

他见海明川走了，便急忙拐进小巷，走得很快，但脑子里却一直浮现着一个问号：“刚从组织部出来，怎么就碰上了海总？”

六

丁晓山的家，就在水利局附近的一栋宿舍里。妻子王小梅在水利局担任出纳，女儿丁芳在一中附小读书。离家近点，上班、上学都方便一些。

丁晓山，是一个顾家的人，但他顾不上：在农业局工作经常下农村，到江阳四年又很少回来。由于内心感到愧对她们母女二人，他养成一种习惯：总爱看看饭桌上的饭、菜，名曰“检查”，以此提醒她们改善生活，不能苦了自己。

今天，他赶回家里，放下买回的水果和鱼、肉后，第一件事就是揭开饭桌上的纱罩。当他看到饭桌上整齐地摆放着一碗酸菜、一碗豆腐汤和一碗剩饭时，心里陡然紧缩一下，涌起一阵楚痛，他无力地坐在饭桌旁边的椅子上，默不作声，深深地叹了口气，然后站了起来，走进厨房。

中午，王小梅下班后在路上买了一把菜薹，就往家走。女儿中午在学校就餐，她倒是走得不急不慢。当她准备开门时，发现门是虚掩着的，心里一惊，便小心地

轻轻推门,当从门缝里看到是丁晓山坐在饭桌旁边的椅子上时,才放心地走进去,并瞪了他一眼:

“吓我一跳,你这人真是。”

丁晓山站起来走了上去,一手接过妻子手里的菜羹,一手抱着妻子的肩头,轻声地笑起来,问道:

“我吓人吗?”

王小梅扳开放在肩头的手,半似惊讶半似埋怨地说:

“你这个人呀,回来也不吭个声,还吓人家一跳。”

“打什么招呼呀!你这个人是不怕检查的。”丁晓山一边笑着,一边搂着妻子的腰在椅子上坐下。

王小梅脸有些微红,坐下来就势把头靠在丁晓山的肩头,娇声说:

“你们这些男人最喜欢搞突然袭击!谁怕谁呀!”

“不怕就好。但是,你们吃什么?”丁晓山很心疼地说。

王小梅不作声了,因为她知道他养成的这种习惯,是对她和女儿的一种负责,也是他的一种无奈。她不能说什么,不然就会增加他的思想负担,影响他的工作。她站起来对丁晓山说:

“你歇着,我给你做饭去。”

丁晓山也站了起来,取下纱罩,只见饭桌上摆着四道菜,有鱼、有肉、有汤,还有小炒青菜。这是她和女儿最爱吃的。

王小梅拍着手,露出惊喜的表情。

丁晓山装上两碗饭,一碗递给王小梅。王小梅开口道:

“太阳真的从西边出来了!难得,难得!”

他俩坐下来吃饭,谁也不作声,谁也不想破坏这一份安静和温馨。丁晓山不时给王小梅夹些她爱吃的菜,王小梅也只是笑一笑。

丁晓山看她吃得很香,心里很高兴。他到江阳的四年很少回浏平,就是回浏平,也不是开会就是办事,在家里吃饭的时间不多。今天算是一点补偿吧。

王小梅咽下最后一口饭,才对丁晓山说:

“这顿吃得舒坦。下午回县城吗?”

丁晓山简短地回答:“不回,到李市长那里去。”

“啊,那我洗碗,你去休息。”王小梅站起来对丁晓山说。

“今天,你该休息一下。我去洗。”丁晓山看着王小梅,一边收拾碗筷,一边说。

王小梅也不再争,只是脸上有点微微泛起红晕,有一种满足的心情。丁晓山见状,不再言语,心里却是另一番滋味:两地分居,最辛苦的是女人,最容易满足的也是女人。

王小梅坐在那里不动,她等他做完事。丁晓山从厨房出来,挽起王小梅。走进

卧室……

七

丁晓山对李剑是熟悉的，在江阳这些年，他到市里开会、办事，多次找过李剑。李剑担任常务副市长多年，代理市长一年半，在工作中的多次接触便彼此熟悉了。他对李剑的印象是思路开阔、办事果断、作风干练，但又不失根据。正因为熟悉，他径直向李剑办公室走去，而不像上午去钱亮那里，是经过办公室这道“门槛”的。

李剑正在办公室里等他。

熟悉归熟悉，规矩归规矩。这点，丁晓山懂。在办公室门口，他停了下来，轻轻敲着门。当听到“请进”的应答声后，他才进去。

“晓山，你先坐，我签了这份文件后咱们再谈。”李剑看了丁晓山一眼，示意他坐下，一边说话一边继续审阅一份文件。

丁晓山刚坐下，蒋雄就走了进来。李剑又吩咐道：

“老蒋，别催着签发，你先给晓山泡杯茶。”

“好。”蒋雄答应道。

“你也坐下，我们一起商量商量。”李剑放下笔，对蒋雄说。

李剑把椅子挪动一下，面对着他们说：

“铁岭隧道工程正在筹备开工，有人提议成立一个工程建设指挥部。晓山，你说说看有必要吗？”

“很有必要。”丁晓山不假思索地说。

“为什么？”李剑又问道。

“李市长，蒋秘书长，你们在政府工作年头比我长，深知政府工作难做，难就难在诸多矛盾的解决上。例如，有利益矛盾的冲撞，有条、块矛盾的冲撞，也有区域矛盾的冲撞等等。打通铁岭隧道，可以说是建市以来最大的一项重点工程，困难肯定不少。成立一个建设指挥部，有利于加强领导、统一行动、保证重点、协调关系。”丁晓山见两位领导都在认真地听不插话，感觉不对，便突然停住。

“晓山，继续说，”李剑放下笔，对丁晓山说，“怕记录呀？不记录不记录。”

丁晓山显得窘迫，忙说：“不是，不是，是没有说的。”

李剑、蒋雄都笑起来。

“晓山，成立这样一个指挥部，会不会取代部门职能、影响部门积极性？”李剑又提出一个问题。

“说不好。”丁晓山犹豫着，他在告诫自己在领导面前不能“口若悬河”，但是能不说吗？于是他用了一句“中性”的话，回答了这个问题。

蒋雄见状，出面解围：“李市长，你忘了老丁已经不是‘县太爷’，而是‘一路诸

侯’了。他怎么好说呢。”

“秘书长看似为我解围，实是将我一军，”丁晓山后退无路，便说，“我讲前天发生的一件实例，汇报汇报一点想法。”于是，他讲了这样一件事：

前天，县政府办接到市政府办明传电报。电报要调查、了解雪情、灾情，区别情况，采取措施，解决群众生产、生活出现的问题。书记、县长决定组织几个检查组下乡。当天，我就赶到小瑶镇那片几个乡镇。那是县里的高寒地区。实地查看后，一块石头落了地：大雪并未酿成灾情。少数村、组出现的灾害，乡、镇已采取措施，不会影响群众生产和生活。特别是小瑶镇，汇报情况后，镇党委书记李杰还问了一句：铁岭隧道何时动工？当时心想：这真是文不对题！但他说这洞子一通，最直接受益的是小瑶。小瑶应该借力发力，乘势而上！

听到这里，李剑有些兴奋，插了一句：

“李杰是个有头脑、有想法的人。”

丁晓山又停住了。李剑显然对这“借力发力，乘势而上”的话题感兴趣，便说：“说下去！”

丁晓山接着说：

“老李的话看起来是文不对题，实际上是破解了一道大题，对我很有启发。我正准备回去汇报，建议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研究县里‘借力发力’的问题，这不一电话就把我叫到市里来了。”

蒋雄笑起来，对丁晓山说：

“你讲的这件事，跟李市长出的题，是两码事。”

“秘书长，我回答了李市长的问题。”丁晓山辩解道。

蒋雄回答：“没听出来。”

“答案就是：群众都动起来了，领导还扯什么皮。”丁晓山对蒋雄笑着说。

李剑心情轻松起来，对蒋雄开了一个玩笑：

“秘书长平时爱听故事，这次晓山的故事，没有听出味道。”

“何故呀？”蒋雄问道。

李剑说：“你这人真不懂味！我问的是一道小题，晓山出的是一道大题！”

丁晓山听了这话有些诚惶诚恐、坐立不安，忙说：

“李市长，是您找我谈话，我怎么能给市长出题呢？”

“晓山，‘借力发力，乘势而上’，确是一个大题目，一篇大文章。”李剑一边在清理自己的思路，一边在化解丁晓山的不安，对丁晓山说，“这道大题，是小瑶乡出的，是出给李剑的，也是出给江阳的。在某种意义上，三区、六县都要解这道题。”

李剑为进一步缓和丁晓山的不安，转问蒋雄：

“老蒋，这道题的味道就在这里。你仔细品味品味。”

蒋雄自我解嘲道：